

国外民族学人类学

名著翻译丛书

环境 人类 亲和

[韩]全京秀 著 崔海洋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环境 人类 和平

环境 人类 和平

环境 人类 和平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所长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国外民族学人类学

名著翻译丛书

环境 人类 亲和

[韩]全京秀 著 崔海洋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环境 人类 亲和 / (韩) 全京秀著; 崔海洋译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7.5

ISBN 978-7-221-07683-0

I . 环 . . . II . ①全 . . . ②崔 . . . III . 人类生态学—
文集 IV . Q98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35309 号

版权贸易合同审核登记：图字第 22-2007-01

著作权标识：环境亲和与人类学

HWANKYUNGCHINHWAI INRUHAK

by Chun Kyung Soo

Copyright@1997 by Chun Kyung So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Korea ILCHOKAK, publishing Co., Ltd, Seoul

书 名：环境 人类 亲和

作 者：[韩] 全京秀 著 崔海洋 译

责任编辑：王培德 沈晓枫

封面设计：张世申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550004)

印 刷：贵州兴隆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80mm × 1230mm 1/32

字 数：200 千字 图 10 幅

印 张：8

版 次：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 ~ 2000 册

书 号：ISBN 978-7-221-07683-0/Q · 17

定 价：29.80 元

总序

罗康隆

文化人类学或民族学，既然以全人类为自己的研究对象，那么文化人类学理当关注古今中外的一切人类群体，绝不允许因好恶而有所偏废。只关注某些民族、某些地区的文化人类学学术思想，（这样）不配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类学或民族学。文化人类学与民族学既然把文化作为自己的研究主题，并宣称要坚持文化相对主义原则，那么理当具有海纳百川的气度，兼收并蓄的雅量，敢于听取、敢于反思来自不同民族学者的观点和立场。如果以一时的好恶而一叶障目，同样不配称作真正的文化人类学。

纵观近年来我国对境外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名著的推介，恰好在上述两个方面暴露出欠缺。其表现形式有三：

第一，推介对象集中于欧美学人的论著，特别是使用英语国家学者的论著。出现这种状况，当然有众多的客观原因。一方面，我国派出的留学人员，大多就学于英语各国，到其他国家留学的人员偏少，攻读文化人类学的人员更其鲜少。推介非英语国家的文化人类学名著不仅专业人员不足，连翻译也很难找；另一方面，习惯性观念也产生了不少的阻碍作用。人们普遍认为英语国家先进，其他国家和地区无足轻重，以至于误以为推介文化人类学名著，只需要推介英文文本就够了。最后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图方便、怕麻烦，不愿意接触，更不愿意学习自己不熟悉的新东西。事实上，前来我国

留学的外籍学生来自世界各地，其中不少人也来中国攻读文化人类学，如果把他们利用起来，名著文本的搜集，翻译人选，专业素养培训都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推介非英语国家的文化人类学名著并非绝对做不到、做不好。

第二，推介文化人类学名著只注意追踪前沿成果，不注意学术思想的源流嬗变。与其他学科一样，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资料的积累无一不具有自己的独特历史过程。不系统了解学术思想嬗变的全过程，即使把最前沿的名著介绍到国内来，中国学人同样难以系统掌握文化人类学的新动向。加之，我国从1957年到1980年间，曾长期中断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时至今日，仍不思弥合这一断层，而只是一味地追求对“前沿”理论的推介。这一断层的后续副作用将会严重制约我国文化人类学学术思想的健康发展。以新起的生态人类学为例，若不及时推介克鲁伯、威斯勒、斯图尔德、内亭、塞维斯、卡普兰和拉帕波特等几代学人的学理传承与创新，中国生态人类学又如何能赶超世界前沿。为今之计，及时推介格尔兹、哈维兰的名著自然正当其时。但忽略对克鲁伯、威斯勒、斯图尔德和内亭等人的名著翻译推介，甚至忽略对弗罗贝纽斯、施密特等人的名做翻译推介，对中国文化人类学的健康发展都会造成潜在的不利影响。

第三，以一时的观点左右推介对象的弃取，不愿意推介持不同观点的民族，特别的不愿意推介与自己的观点对立的民族，这可能是我国学界结论一边倒学风在翻译推介工作中的反映。然而，社会一直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一段时间认为不对的观点，很难保证日后不会成为人们公认地正确思想。如果我们的推介工作，缺乏容忍百家争鸣的气度，那么我们的学术研究就会缺乏洞察力和预见性。更重要的还在于，会因此而看不到自己的缺陷和不足，无意识犯下了自欺欺人的失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国外学人对中国各民族的研究带有偏见，这是过去的时局使

然。但偏见归偏见，绝不能因有偏见而一叶障目，看不到背后隐含的真知灼见，对我国文化人类学的健康发展同样有害。因此，推介20世纪50~80年代国外学者对我国各民族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成果，在今天更显得紧迫。当前，我国的国际声望与日俱增。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多听听海外学人的批评和建议，不仅对文化人类学和民族的健康发展和成长，就是对我国国民的思想教育也大有裨益。

针对上述三大不足，本丛书的选译目标可以归结为六个字，那就是补阙、配套、反省，意在匡正上述三大不足，给我国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健康成长提供一条全面、系统的推介渠道，使长期鲜为我国学人知晓的境外名著尽快介绍到中国来。不仅让文化人类学专业的学人眼界一新，也希望借此向我国广大民众做一番人类学、民族学的普及宣传工作。

所谓补阙，就是要不再以唯英语国家文化人类学名作马首是瞻，大力推介非英语文本文化人类学名作，特别是我国邻国的文化人类学名作。东北亚的韩国和日本，东南亚的越南、泰国和印尼，南亚次大陆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以及中亚各国的各种文本文化人类学名作都应当尽力搜集，尽快推介。近期，本丛书将优先推介韩国和日本的文化人类学名作。条件成熟时，再推介其他中国邻国的人类学、民族学名作。而且，绝不忽视对非洲、拉丁美洲和东欧的文化人类学名作推介。

所谓配套，就是要针对客观存在的我国文化人类学学术思想断层，及时搜集和推介对今天我国现实问题有重大影响的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文化人类学名作。其中，有关生态人类学、历史人类学、认知人类学、医学人类学、宗教人类学方面的名作，更处于优先推介的前列。为此，斯图尔德、内亭、塞维斯以及克鲁伯、威斯勒、罗维、利奇、波拉尼及前苏联对中亚的研究，都需要侧重及时地推介。

所谓反省，就是要全面推介不同观点、不同学派、不同研究对象的世界各国文化人类学名作。特别是，国外学者研究我国各民族

的名作（其中包括我国学者研究我国各民族的外文文本名作），务使不同的观点、不同的学派、不同的理论在我国文化人类、民族学讲坛上都有发言的机会，推动我国文化人类学学人的反思与自警，并培养兼收并蓄的大国学风。为此，鲍克兰、路易莎对苗族的研究，亚瑟·沃尔夫对汉族的研究，佐佐木对原始农业的研究，越南和泰国学者对铜鼓文化的研究，前苏联学者对藏传佛教的研究都值得关注和创造条件翻译推介。

我们深知这是一项浩繁的工程，单凭我们的学养和力量远远不足以完成这一使命。但考虑到若不奋起急追，终将贻误我国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健康发展。因而愿为人先，担起这一丛书选译推介之责，立足于能做一点好一点的良好愿望，决心将这一工作持续下去。为此，真诚呼吁国内外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工作者积极参与本丛书的编修工作，或者编修同类翻译推介丛书都是对我国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积极贡献。也希望海内外贤对我们的工作不吝赐教，对我们的工作给予支持和帮助，共同完成这一浩大工程。谨以为序！

序

杨庭硕

能有幸校审崔海洋先生所译《环境·人类·亲和》一书，我感到万分荣幸。这不仅出于我对原书作者全京秀博士的敬佩，而且出自我对全博士学术思想的推崇。全京秀博士现任韩国人类学学会会长，致力于生态人类学研究多年，在国际生态人类学研究领域声名卓著，影响深远。我国人类学界，对全博士及其学术思想的了解不多。崔海洋先生精心翻译此书，对我国文化人类学作了一件好事。但愿本书的出版也能在我国人类学界掀起一股“韩流”，使我国学者能更深入地了解更多韩国同仁的学术思想。

我与全京秀博士曾有过一次促膝长谈的经历。在汉城一家日本餐馆内，全博士盛情招待我品尝日本餐。这次进餐持续了三个小时之久，席间我向全博士请教了有关高丽民族的传统生态知识。全博士系统地介绍了高丽民族传统的围海造田技术、防护汽水带的技术、抵御台风袭击的智慧与技能乃至《东医宝鉴》所包含的营养理念等等。个人受益颇多，并为全博士的深厚学养所震撼。谈话中涉及高丽民族对建材用松木的积材量估算时，全博士毫不掩饰地正面作答：“对此尚未做过研究，十分抱歉。”一位享誉世界的学者，对一位初次见面的外国人，能如此坦诚，如此谦逊，实在令我感佩难忘。因此，此次校审全博士的大作中文译本，我内心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不敢有丝毫疏忽，生怕误解全博士的本意。然而，本人学养

有限，疏漏之处断然不少，在此敬请全博士见谅。

对于全博士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活动，个人认为如下三个方面值得中国同仁学习和借鉴。

首先，全博士的严正立场和正直人品。全博士早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大学接受文化人类学训练，对美国新进化论有精深的理解，回到韩国后一直在首尔大学执教。但全博士一贯坚持反对文化霸权，反西欧中心主义的严正立场，对欧美资产阶级社会及其在文化人类学中的反映始终持批判态度，对高丽民族的近一个世纪的不幸满怀忧愤之情，对第三世界各民族充满了同情心。这样的立场和观点，在《环境·人类·亲和》一书中有鲜明的反映。此外，他在研究越南文化的论文中，对美国在越南的生态战争中的罪行给予了严厉的批判，是真正站在第三世界的立场上的。当前，我国文化人类学界过分依赖、推崇欧美学术思想之风有增无减。在这样的时候，阅读全博士的著作，对匡正我国学术界的偏颇将大有好处。面对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反生态行为，全博士能够仗义执言，甚至将批判的矛头直指韩国政府当局和美国政府，充分显示了作为学者的正义感。

其次，全博士严密的理论逻辑和精深的理论素养，同样值得我国同仁学习和借鉴。当前生态人类学领域的研究，要么反对人类中心主义，要么反对生态中心主义，要么推崇科学至上主义。而全博士坚持将人类与所处生态系统纳入同一体系中去加以认识和研究，对上述三种理论的偏颇之处，都作了深刻的批判。用他的话来说，应当坚持生态主义，主张适当技术论，本土文化接纳论，思想意识兼容论。并以三者的整合，立足于各民族本土文化，提出了全新的生态人类学理论。这对我国生态人类学的理论建设必将发挥极其重要的借鉴作用。此外，全博士对前人的理论有精深而独到的理解，能对前人理论中的某些细节提出前人之未发的新见解。比如，在对文化适应的相关论述中，就触及文化对社会环境的适应问题。

在对资源的理解中,明确地提出了粪便也是资源的新概念。在本书中,还用专论研究传统厕所的生态价值。这些内容,在已知的生态人类学论著中,既极其罕见,又独到精辟。除此而外,全博士对水资源的研究,对森林生态系统的研究,对推广沼气能源的研究,在我国当前的生态建设中同样具有重大的启迪意义和借鉴价值。

最后,全博士的严谨务实学风,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全博士的田野调查功底深厚,治学严谨,收入本书的专论无一不是他严谨学风的真实写照。济州岛的稻草辫水缸、沼气能源推广过程中的思想意识变迁,韩国传统农业的施肥,在他的笔下,不仅描述准确,而且都揭示了其中的关键实质。若不是经历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揣摩,绝对无法做到这一点。全博士的学术视野极广,从巴西的热带雨林保护到中亚的阿拉海悲剧,从北极圈的雪车革命到中国的沼气能源推广,都融进了他的这本专著。对这些重大生态事件背后的人类本质分析,无不浸透着他的严谨治学态度,也反映出他关爱人类,关注现实的责任感。

然而,人无完人,人无至善。在这本著作中,某些观点的提出与论证也大有商榷的必要。比如,对居住文化的研究,理论分析不免生涩,提出的对策也有些牵强,应当择善而从。只有这样做,才会有利于我国生态人类学的健全和健康发展。同时,也是对全博士坦诚人品的最佳响应。全博士近期内将专程访问中国,但愿我们与全博士的学术对话更加坦诚,更加务实,也更有成效。

杨庭硕 认

2006年9月10日

绪论：为生态主义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为什么要做学问？做好一门学问必须耗费相当长的时间、付出艰巨的劳动。人类学把人与人之间在共同生活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文化作为自己的研究主题。以至于人类学家要回答上述问题，总会感到答案涉及的范围太广，会因为慎重而不敢轻易作答。那是因为人类学是研究人类以及人类的生活、学习的学科。众所周知，几乎所有的学问都把为人类谋福利作为研究的目标，可是由于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很多，致使围绕有关方法论的探讨，就必然形成众多的学科。

方法论是一种竞技方式，它要求我们找出可以达到最终目标的可行方案。为此而提出的问题就是如何去做学问，解答“为什么”和“怎么办”等等这样一些连续性的提问。这样的提问就是所谓科学性提问的主要内容。每一门学科都在不断地提出和解答类似的提问，这就是科学术语的基本内涵。

在人类的生存环境里，时间和空间始终是决定事件位置的标志性因素。一件事情有可能发生在公元前1000年的亚马逊河流域的人群中，也可能发生在公元2000年东部非洲的人群中。有了这样的时空坐标，人们在解释和应对环境问题时，所提出的问题和得到的答复就属于科学术语范畴。生活在当代的人们对当代人的生活方式其实很难了解，类似的情况在处于不同空间的人群中也可以遇到。只有在比较不同时空域中的类似事件后，因时空坐标混乱而

导致的误解，才可以得到澄清。只有这样，其他人的认识和理解才可望成为审视我们自己的一面镜子。

我们这个时代最大问题就是环境问题。对此，人们并无异议。认识环境问题的本质，寻求对策，显然是人类学家的研究使命。受过生态人类学理论熏陶的人士，当然应该思考在各种环境下，以各种模式或动态过程发生的文化现象。基于这种观点形成的眼光，去研究我们的现实问题，才可望找到正确的答案。《环境·文化·人类》的编写目的在于，研究“有关环境问题的人类学”课题。除此之外，本书的基本宗旨在于，提出独立的研究方向，以便从真正的人类学角度去探索处理环境问题的对策。本书认为要解决好环境问题，关键在于人类需要有一个立场观点的转变。扬弃充斥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人类中心主义，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正确立场，而且只有从这一立场出发，去研究学问，最终才可以为人类服务。生态学目前正在努力遵守宏观逻辑，而人类学则是遵循宏观思想的学问。由于两者相逢于观察现象的宏观理念，因此，生态学和人类学的相逢显然是十分自然的事情，这就是生态人类学掀起的学理背景。笔者认为，随着生态人类学和成熟与发展，它将会为人类的环境问题的解决作出独特的贡献。

笔者坚决抵制任何形态的中心主义。以意识形态为核心造成的党同伐异行为，已经杀死了多少善良的人们！以宗教为核心进行的活动也大同小异。除此之外，以技术为核心席卷人们的生活也会与此相同。生态中心主义也有过分之处。笔者认为，比起逐一批驳其过分之处，不如确立中庸之道和均衡发展理念，反倒会为人类带来更多的福音。这就需要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发展方向，坚持生态主义立场。通常认为，生态主义者的思维方式极其浪漫，可是对于只有追求生态主义，才可以继续生存的人类来说，有时真正需要的恰恰是浪漫。

攻读生态人类学的笔者关注环境问题，编写了一些论文，《环

境·文化·人类》将这些论文装订成册，以此和同仁们共享。这里不仅包括生态人类学的理论性观点，也包含批判性及指控性的主张。1992年，听从金容沃兄长的劝告，编辑成系列论文，在原木出版社刊出了《粪便是资源》一书。之后，笔者的外号成了“粪便博士”。笔者担心人们会误解我，以为是我开玩笑而提出此类问题，因而在《粪便是资源》一书中增加了“人类学家的环境论”这一副标题。可一般人仍然认为“啊，又在谈论粪便哪”。连人类学界人士的反应也几乎与此相同，因此，这次想再出版一本“粪便也是资源”为题的书然而，由于思维形态的差异，考虑到没有深奥理念的人们又会误认为笔者在开玩笑。于是将这本新书做了进一步的归纳整理，使其具有相当程度的学术品位才郑重地推出本书。当然，笔者还计划在以后继续以类似标题出版可供大众阅读的评论集。

本书包含的11篇论文中，有几篇论文在已面世的书刊中曾经刊登过，大部分论文是1992年后撰写的新作。笔者始终认为，环境问题源于人类，而可以提出这一问题的核心，则是笔者在重新认识我们每一个人经常涉及的粪便问题后，笔者心目中才逐步成熟起来，形成可靠的观点。更具体地说，我们的腹部一发生问题，就要发生腹泻。粪便排放到腹部外面之后，由于“腹泻”，自然环境就会被污染，人类也将面临公害威胁。

现依次将本书收录的论文归纳如下。某些论文标题处于保持本书理论逻辑连贯的需要，已作了必要的修改，与原先刊出时有别，谨在此声明。

1.《环境、文化和人类——生态人类学的众多商议》，载《生态系统危机和韩国的环境问题》，邱子健等共著，汉城：女儿，1992 pp. 153~186。

2.《文明论和文明批判论的反生态学》，载《科学和哲学》2: 157~177, 1991。

3.《平均信息量、不等价交换和环境主义——文化和环境的共

同进化论》，载《科学思想》3: 85~109, 1992。

4.《在森林生活的人们，在森林外生活的人们——生态人类学观点》，载《韩国林学会志》79(3): 330~342, 1990

5.《西南海岛屿地区的地方病——医疗人类学的接近》，载《韩国文化人类学》15: 275~280, 1983。

6.《利用沼气相关事例研究——以济州岛松堂里为中心》，载《济州岛研究》1: 255~291(共著), 1984。

7.《厕所和粪尿污水处理厂——环境问题和生态民俗志》，载《韩国文化人类学》28: 291~316, 1995。

8.《生态不均衡和共同体文化的危机——虫灾和农业的生态人类学》，载《第17届国际学术大会论文集》，汉城：大韩民国学术院，1989, pp. 73~89。

9.《用水文化、公共财产及地下水——以济州岛地下水开发的反生态性为中心》，载《济州岛研究》12, 1995。

10.《有关环保居住模式的探索——通过有机物垃圾再循环实现公寓的生态住宅》，载《环境和住宅问题(报告书)》，汉城：韩国住宅银行，1995, pp.59~94。

11.《环境持续发展和环境约束性未来企业》，载《可以持续的社会和环境》，李贞全编，汉城：朴永斯，1995, pp.121~138。

从生态人类学的角度所归纳的文化是指对于环境的人类适应模式。将文化作为研究主题的人类学，观察环境主题的观点遵循上文的文化概念。此时，并不认为环境可以决定文化。我们也不能否认，大部分的人类学家为了强调文化，持一种带偏颇的观点，即从文化的角度观察文化和环境的关系，因此，提出了环境可能论。可是，着眼于人类的未来，就当前的角度而言，公正地剖析文化和环境的关系时，我们似乎应该重新回顾环境决定论的含义。

我们不能否认，比起文化影响环境的程度，环境影响文化的程度更深、更广。有些观点认为，由于人类处于优越地位，环境不能支

配人类创造的文化，此观点源于人类中心主义。过去一个世纪，人类中心主义风靡一时，此时，人们忽略环境决定论，并非偶然。其结果，环境向我们做出了耸人听闻的报复。事实上，整个地球村都在担心环境会不会做出更大的报复。这需要我们认识到，人类中心主义导致的人类灾难，要求重新研究环境决定论。笔者将这种观点称为新环境决定论。

在这里，笔者需要详细说明在本书“绪论”中增加“为生态主义”副标题的原因。这个观点包含着意识形态的内容，不管其意识形态的内容是什么，一定要确实公开意识形态。本书对此提出了明确的观点，将遵循明确的意识形态，其意识形态就是生态主义。历史上出现过很多意识形态，它们在侵蚀人类精神的同时，也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资本主义如此，社会主义也如此。目前我们需要的意识形态不容许歪曲，它应当是保证人类未来的第三对策，笔者认为，它就是生态主义。

笔者希望将生态主义明确区别于生态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是另一种形态的中心主义。它将提出人类的问题，但失去了商讨的对象。我们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避免人类的问题。笔者认为，生态主义积极创建包含人类问题的条件。生态主义在重新发现历史的过程中，可能会探讨新环境决定论。两者虽然存在相同方面，可新环境决定论涉及方法论。生态主义就是针对这种方法论而获得的意识形态。

始终关注生态学的同仁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帮助。三年以来，笔者与金南斗教授(汉城大学哲学专业)、金永平教授(高丽大学行政学专业)、杨宗熙教授(成均馆大学社会学专业)、李尚惇教授(中央大学法学专业)、李贞全教授(汉城大学环境学硕士)、李贞奎教授(高丽大学经营学专业)、崔石镇博士(教育开发院)等等共同切磋过环境问题，这就为笔者创造了契机，使我们重新明确需要从整体对环境问题进行研究。与各位同仁之间的探讨，成了笔者

编写工作的重要后盾。

汉城大学人类学科帮助笔者选择了生态人类学的研究课程。借此机会，笔者向创造讲课机会的各位教授表示感谢、向不断出版人类学相关教科书，为人类学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的一潮阁出版社表示由衷的谢意。除此之外，崔宰友专务还积极促成本书的出版，而李应均君还帮助笔者完成了索引工作。在此，笔者表示衷心的谢意。

尽管本书存在不少遗漏之处，但是内人累味和明君、东君二人全力支持笔者出版本书。谢谢你们，也祝你们健康如意。

于奥林匹克百周年的三伏在冠岳山下小禾 贯 著者识